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武功集卷三

詳校官編修臣翟　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舉人臣吕日永

武功集卷三

明 徐有貞 撰

史館稿

贈許鍊師序

誦其言則思得其意為其服則思踐其行雖夫道術之不同趣向之不一而為學之理則皆然已余學於孔氏每自懼其未之能然而不敢不然也夫老氏之道固異於孔氏矣而其徒之學焉者既已誦其言而為其服矣

苟不能變而之正則烏可以背其師哉為老氏之學者盖曰清静無為云爾清静則其身不可以濁亂無為則其心不可以外營此其意行之所在也若是者固宜處於幽閒虛寂之境與人事無交侵焉可也今之為老氏者盈天下然求其不背於清静無為之云者千百而不一二焉甚者張設言飾奇服以外耀於人日趨競於富貴聲利紛華叢雜之地營營若附羶之蠅而不知其已也是豈惟見惡於世之君子抑亦獲罪於其師之門矣余

所見許鍊師拱明者獨異於衆也其心頗慤而寡欲其行潔𢁉而無累以其所學之言自治其身而不以言於人視物利之過乎前者澹然而無所干焉盖老氏之良也吾同氏之子志遠與拱明游為之請言然吾意拱明之為人非止於老氏之良者也夫儒言儒服而心行非儒者世不能無也惜也拱明而不儒也使拱明而為儒又豈出吾徒之下哉彼不背老氏而肎背孔氏哉余是以賢其人而與之言也

送德璡上人雲峯住持序

佛法之盛於中國有由然矣三代之隆禮教脩明俗尚以一民之異言異行者有誅其時未聞有所謂佛也自周之衰王者之迹既熄正民善俗之具廢而聲爭利奪之風作邪慾蹇而理性微無聖哲以救之佛乘是焉入於中國而以其空寂慈悲之言誘人至其徒又緣飾之以緣業經教閎大可喜之論故中國之好善而不知自復者爭趨事之無尊卑貴賤之異舉入於其法蓋有悍

如豺虎猛如鷙鶚頑如木石禮讓之不服刑罰之不懲惟聞佛之說則敬信畏慕惟恐不至世方以佛有德慧威力足以化誘人禍福人而諸夏之禮教有弗及也噫然則其法之盛非孔孟復作蓋有不能盡闢者矣世之儒者徒怪乎其盛而不知其所以能盛之由也歐陽子曰脩其本以勝之善已然脩其本以勝之者必有德與位而後可豈不乘其時而在下者之所得為哉此子之獨爲慨然而嘆者也今為佛之法者在在而盛而在京

師者為尤盛凡其法中之名能者皆萃焉而德越為稱首都人之奔走聽法者日盈其寺而中貴之禮之尤重於是德越將徃主永平之雲峯也衆乃為之請文予固嘗嘅其法之過盛思有以勝而捄之顧時未可耳然寧無介然於心者故因之以有言

池允齊省齋記

台有名士曰池璿允齊令考功李君之門人也允齊有美質而彊志力學嘗自名其藏脩之所曰省齋而因李

君以請記夫士之學道也未嘗不欲成其德也然而不能者必其有過焉耳所謂過者豈必為惡乎為善而不至亦過也一言一動而弗由乎禮皆過也若是者豈易免哉故雖賢且智不能無過在知其過以去之而已欲知其過以去之在自省而已時時而省焉事事而省焉凡吾之一言一動其有過必知焉知之必改焉然則過惡乎不去哉德惡乎不成哉昔者曾子以大賢之資師乎聖人而傳其道其德之成何如也而其自言常所致

力之地則曰日三省其身而已後之學者學乎聖人之道必師曾子師曾子而不知自省豈善學曾子者乎予甞自念其椎魯多過而欲勉強從事乎曾子之言以自治亦竊以省名予齋蓋已久矣顧無師傳之學又不得同志之友相輔以進於道故若是其貿貿也今允齋之名齋適與予同豈非其志之同歟抑予觀允齋賢者也況得賢師而淑之其於道蓋必有所聞非予之可比也予方且求助於允齋允齋何求於予耶然予重李君之

請而不得不復也因以子之所聞告允齊且以質之於
李君其尚有以發我而進我於道也夫

贈龔職方序

聖天子新嗣位百司庶僚咸致慎選凡所陞黜必咨大
臣付之公議甚盛典也於是兵部職方郎中員缺尚書
王公奏薦主事龔君篪為之君字孔宣廣西蒼梧人也
以永樂甲申進士擢拜寧王府紀善遷主事歷禮戸二
部而調之職方皆有聲稱故命下之日朝之大夫士咸

以爲當然而其鄉友主事廖君時英囑予爲言贈之余謂凡贈言於人者爲有益其所未聞與其所未能也不然則無事乎言君自登第以來盖三十年於此矣其聞廣矣其能至矣其爲人之賢非特尚書公知之無人而不知之是其遷吾以爲遲而不以爲速其任事也吾見其易而不見其難吾雖有言將何以益之耶雖然君之才不止於此也朝廷之用之亦不止於此也才與用不止於此其志豈止於此乎於斯舉也其必日加懋焉而

致其功業之盛以上報聖主之恩而副知已之意可也若曰恃吾之才可以無勉而爲之豈君子不自滿足之心哉孔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請以斯言爲君誦之君尚勉之

贈欽天監主簿劉中孚序

安成劉中孚以善推步入欽天監用其監正皇甫仲和之薦擢主監簿於是其所厚文武士相率徵予贈之言中孚家故業儒其大父伯完始從誠意伯伯温劉先生

傳星氣之學為五官靈臺郎事太祖太宗蒙被恩寵名顯於時伯完没傳及中孚中孚天資明慧而用心尤專故其所學輙精詣凡星歷家言莫不曲盡而旁通焉嘗著凌犯歷捷要補前人之未備令之舉也論者咸以為稱其官夫治歷明時固儒者之所當知非他技術比自軒轅氏始制歷法而風后大撓隸首鬼臾區實佐之以暨重黎羲和之在高陽唐虞其人皆聖賢之流周太史兼掌載述降及春秋先秦其史官盖莫非儒之學者漢

司馬談遷父子相繼為太史令其術業之淵博何可當也至張衡高堂隆韋亦皆以文學見稱於世非止乎推步之能而已今之太史雖專主星歷無與文事然所以推之天道驗之人事而協成乎時政者之學亦安能盡其理哉伯温先生文學之博追古作者固一代之偉儒也太祖之定天下其籌策黼黻之功居多焉璽臺公於先生實有師友之分則知其學有源委而傳之家者亦必有所本矣況中孚又賢而好脩今既世有其官茍能

益自策勵而進學於儒明乎天人之微察乎事物之變不若古之人不已焉使異日之論太史者皆曰劉氏祖孫無愧乎司馬氏父子不亦韙歟

送魏將軍詩序

明威將軍僉鳳陽衛事魏侯文敏予故人也前年以錦衣餘員出之中都今年之夏為總漕事者所舉分督江淮十衛之漕來京師事竣朝辭而還交游之士相與餞之都門之外因取李白詩所謂將軍出使擁樓船江上

旌旗拂紫烟者為韻分而賦詩贈之衆賦已足次及予予乃起即席曰麴侯諸君子皆為侯有所賦予獨無也將若之何雖然予與侯交惟舊請獻一言予曩與侯語大夫大卓偉可喜之事業侯未嘗不喜也今能記之否夫窮達之際足以觀人始侯去時一騎蕭然单行也侯固自若而他人猶為侯歎焉令侯之來督萬軍之衆轉千里之漕樓船蔽川旌旗如林惟侯指麾總帥重其才士卒懷其惠衆方嘖嘖羨侯之賢而夸侯之能侯於此亦

寧不自喜矣乎然予竊以為未足為侯喜也昔者馬文淵起布衣至大將方其以伏波南征將樓船數千戰士數萬遂平海徼啟新息之封一時功烈亦足為盛矣其還也故人平陵孟冀賀之於坐文淵乃却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耶此其志蓋有大者故不以自喜也若文淵庶幾所謂大丈夫者哉侯平日之志不下文淵今而小試焉有大者在予其可為冀之賀而自同衆人乎為侯告者惟益大其志而務自養使夫才全而力鉅

以為國家之用入當任柱石之重出當受邉圉之寄取不朽之功烈垂之青史則令之所謂大丈夫者非侯而誰樓船督漕而已果足為侯賀乎嗟乎志乎大而成其小者有矣志乎小而成其大者未之有也是故人不可以無大志有其志而不遇則有命焉又何歉乎哉侯其勉之於是侯喜謝曰旨哉子言其有發於恂請識之諸君子亦皆謂予言忠於侯也遂以書於篇什之右云

送王谷誠序

孔子至聖也其門人亦莫非賢者而猶稱善人者不可得而見況於今之人乎於是而有所謂善人者予烏得不樂見而與之言耶鍾宗器者吾黨先輩之士也其言非禮而不發也其行非義而不由也其外之莊而中無戾也予以為宗器盖今之所謂善人焉故重之而與游宗器嘗為予道其友王谷誠之居錢唐盖錢唐之人莫不稱其善也今年夏宗器來告予曰谷誠來矣願介以見予予察其言貌而得其行與宗器若一人焉喜而歎

曰信哉非善人莫能知善人也宗器之善吾於是益信之矣夫以善人之不可得見而予乃見宗器與谷誠焉雖天下之善人不止夫二人者然予之所見如二人者則豈多有哉此予之所以樂而為言者也予又聞之宗器谷誠有二子焉曰廷器廷用皆秀而好學行肖其父是其父子皆善人也予雖未之見然見其父而知其子亦不遠矣雖然予聞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今有善人之質而又加之以學其進於道也易矣谷

誠則已老而二子者方少壯歸以予言語之俾之學焉而進於道則其德之成也孰禦焉豈止善乎一鄉而已夫樂道人之善而成人之美者君子道也予也將竊取焉故於其歸而以贈之

貞壽堂詩序

貞壽堂者吳人之寓滇南者邵璘奉母之堂也其詩則京師大夫士之所為賦也蓋璘之母沈吳故家女笄而歸于璘之父仲仁仲仁坐事徙滇沈與之俱不幸而仲

仁歿沈寡居守禮養其老姑終天年字其三孫子瑛璇璘咸底成人極其辛勤以立邵氏至於茲盖四十有餘年瑛復蚤世璇則去從老氏更名以正為道録在京師惟璘居事母能敬謹致孝而沈年踰七十垂白在堂康寧怡愉以享其養故璘得以是名堂而以正則請為之詩將以揚其母氏之德焉夫執德莫難乎貞婦道從一而終不能貞則無以立乎閨壼是故婦無壽夭而必貴乎貞也夏南之母雞皮三少謂之壽可矣而何有乎貞

君子賤之不足為稱道也杞梁之妻死於水恭伯姬死於火可謂貞矣而又不得乎壽君子貴之而且愍焉不忍稱道之也貞而且壽其公父歜孟軻氏之母乎是則君子貴之而又樂為之稱道者焉邵氏之母其殆庶幾乎此矣宜夫大夫士之為之詩也雖然吾聞古之為詩者其有所詠美必有以寓勸戒裨世教焉不徒作也今大夫士之為此詩其亦有以哉以沈之貞而可以勸夫為人婦者焉以璘之孝而可以勵夫為人子者焉以以正

之爲道士而能揚其母氏之德於儒者抑可以警夫老釋之忘親背本者焉其有裨於世教不既多乎不然滇南邊遠之壤去京師萬里外雖有高爵重位之人求詩詠于詞林不易得也而彼邵氏之母固遷民之孤嫠也大夫士何汲汲而詠美之乎觀是詩者可以知所勸矣

湧翠軒詩序

性中譓禅師者淛東之名僧也精於釋學而又通乎儒好從薦紳之游久主杭之龍華今來都下手一卷謁予

曰謥少出家於世間之樂初無所嗜而獨癖於泉石凡天下之名山嘗力窮而討之得其最幽僻而奇絶者栖之曰龍山山之脈自天目來亘百數十里蜿蟺廻伏若長龍蟠乎莽蒼之野而鳳山自其東騫翥而至若相迎舞者吾之寺正當兩山之間後負陰巖前瞰濤江越中諸山皆在拱揖之内左右鉅木數千章森立如幢蓋晨嵐暮烟蓊蔚蔽虧一逕縈懸僅可容步人行其下仰不見星月而其絶頂之出雲表者則吾之軒在焉每跏趺

初起引領四望峙者蒼然流者瀏然植者葱然欝然盡
眼界皆翡翠色若自虛空中湧出也當是時使吾心融
意釋恍然不知其在兜率之宮耶欝霄之臺耶視世間
塵物之茫茫無足言者故以湧翠名之大夫士之過我
者咸為我詩之獨未有為我序其事者敢以為請予聞
而竒之夫天地間清淑之氣鍾在山水山水在在有之
然世俗固不知好而儒紳之流往往為世事所縻栖隱
者少惟釋老之徒離棄世務無所用心故能擅有山水

之樂而其間緇流尤多予意其人皆廬山之惠遠金山之了元也往遊於吳江南諸山莫不有僧主之然觀其人於山水乃反不知好塵趨俗想略不能脫洗見予輩好游顧厭笑之若是者寧不有負乎山水也耶令性中既能好之又能詩之而求序之其主兹山真不負矣夫豈下於遠元乎哉予之於山水固所深好者縻於薄宦未能償之異日倘幸得告歸省丘墓於是便道來杭必登龍山一覽翠色尋性中與之歌詠知其必不厭笑予

也以是序其卷端

贈李給事中序

正統元年夏五月壬辰廷選進士十有四人而河南李詢好問得禮科給事中凡同年之友皆為之喜而諉予為之言予與好問甞同觀政戸部於同年中尤相知者葢其先君子愚齋先生以明經教授好問之學實有源委而其才器又偉然出於人予以是知之知之深故喜之深也惟我國家用賢致治其取人固非一途然於

進士科特加重焉夫六經之學所以致治之本也士之通經亦已難矣今於三年之間會天下之士而取之僅得百人焉是以凡第為進士天下無輕之者此非名之重者歟給事中實天子近侍之臣居黄門掌封駮六卿諸曹之事於是乎司其出納而聽其治忽此非職之重者歟夫取重名居重職則其責任亦必重矣以好問之賢其任此固宜然一人之身而負此三重焉其可弗思耶思之奈何亦盡吾職之所當為而已耳盡吾職奈何

亦推吾之所學以行之而已耳夫經義之制事猶醫方之制疾也用得其當則無所不治不能通經而以治事猶不能處方而欲治疾不亦難哉故凡有官者不可不知經義而況黄門封駁之任尤當其要者乎有所出也揆經義以出之有所納也揆經義以納之若然而事有不治者吾不信也好問之於經學猶世醫之於方藥知之明而用之審矣苟推而行之以極其至則雖銘鼎彛之功當柱石之任而建不世之事業有不患其重也況

其小者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好問於是乎勉之使世之論者皆曰信哉經學之士之足用也又皆曰是其科進士也然則為吾同年之光而可喜者又豈止如今日而已雖然斯言也豈獨為好問發哉凡吾同年之士皆將有望而予之愚亦以自勉焉

春谷說

虎丘僧㴱令住山都綱定公之法嗣也其字曰春谷間謁余請文以敷其義余謂禪宗不立文字子奚文字之

求且吾不讀釋氏書又安知其義子之師方據猊揮麈為衆說法子不之問而問之余何耶熈曰吾之名固吾師所命吾師之語我曰汝之名字義兼乎儒釋釋之義則吾師既以教我而儒之義未聞故願有請焉余不得拒也因謂之曰子來前吾試為子言之吾儒之書有言熈者則廣大和明之謂也而廣大和明莫如春劉訓所云衆人熈熈如登春臺是已然子之字不以臺而以谷何耶意者臺實而谷虛釋氏宗空寂而離實相故棄彼

而取此耶且夫春和之氣得間而行得間而止而谷也者乃介乎兩山之間虛而有容風與水之所宣通者又所以受乎春也谷而配之春宜矣雖然豈惟兩山之間哉天上而地下一元之氣運行其間亙古今而弗息是天地一春谷也圓顱方趾中虛其心一真之性渾然常覺止而不滯行而不窮是人身一春谷也子之所謂春谷者其不以此乎熙喜曰甚矣君之言其與吾師合也余曰是則合矣抑猶有不合者存子知之乎曰不知也

曰子之道如斯而已然吾之道則不止於斯也夫性之在中體則虛而用也實其虛者理其實者德故内以成於已外以成於物成已成物所謂仁也子之道其亦有得於此乎或舉譯汝書者云梵言之謂釋迦即華言之謂能仁信斯言也則釋氏之先覺其所見抑亦有合於此歟而余不讀其書不知其底藴果何如也試以問於子師其有以語我乎

先春堂記

出吴門西南四十里外有地據吴山之勝者曰光福里
里人徐氏世居焉葢自宋季迄今而詩書之澤不衰洪
武初有曰良輔者以文學典校事與徐大章楊廉夫倪
元鎮高士敏諸人相倡和頡頏上下而其制行尤髙故
當時江東儒者以良輔為稱首季清其曾孫也天資秀
朗警敏過人年幾五十而志益勤思紹廼祖之風範閒
構一宇以為游息之所命之曰先春之堂余甞過之季
清請余登焉坐而四望左鳳鳴之岡右銅井之嶺鄧尉

之峯峙其上具區之流匯其下扶疎之林葱蒨之圃棊布鱗次映帶於前後時方冬春之交松筠橘柚之植青青欝欝列玗琪而挺琅玕梅花萬樹芬敷爛漫與鼻而娛目使人心曠神怡若軼埃壒而凌雲霄出陰冱而熙青陽視他所殆别有一天地也余顧謂李清曰勝哉景也此其所謂先春者乎然余聞之地以人而勝人以時而樂是故山水雖佳而居無能賞之人過之而弗睨睨之而弗愛則地固不得以自勝人能賞矣而生無可樂

之時飢寒之切身憂患之縈心則登山臨水且悴然有惻愴之情抑烏能自樂哉令子之居既據湖山之勝而又生斯太平之時承文儒之緒田園足以自養琴書足以自娛有安閒之適無憂虞之事於是乎逍遥徜徉乎山水之間以窮天下之樂事其幸多矣視彼叔世之民槍攘於風塵之際者詎非得春之先者乎子其秉是而益進脩焉游乎道德之林息乎禮義之圃樂乎性分之天而展其光風霽月之懷抱以探先春之意不亦至乎

季清曰善遂書以記之

公餘清趣說

蘇之節推錢唐方克正於官廨之中搆一軒以為退食之所取佳花美木石之奇秀可翫者羅於庭除而置圖史琴尊其中每於聽斷之餘而游曰此吾公餘之清趣也遂大書以揭於軒之楣間或謂克正居推讞之官謚刑名之司鞭扑狼藉案牘旁午其退食之頃思慮不休尚何清趣之有耶克正曰不然彼民之有犯吾聽而斷

之是者爲是非者爲非當輕而輕當重而重是非輕重壹係於彼吾何容心於其間哉故吾退食之際游息於斯一琴一咏自適其適覩夫花木之秉和吐芳夸妍獻秀於吾前而風光月色澄鮮爽朗與之相輝映於上下方是時目與景接心與趣會湛然而寧悠然而樂泠然而有出塵之思不知清之在物耶在人耶吾聊以是而自詫云爾子聞之曰克正其知所以養心者乎夫君子之學莫大於養心而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寡則心無累

而清矣心之清者觸物而皆清故夫聲色所以惑人也而君子弗之惑貨利所以污人也而君子弗之污貴富權勢所以軋人也而君子弗之軋貧窮患難所以挫人也而君子弗之挫若是者何哉以其心之清也心清之極雖以之蹈水火臨戰陣而有不可撓焉況居安易之地而翫物之素清者乎是其得趣之深固將宜練布之衣而蹄彼綺縠之麗甘藜藿之味而薄彼太牢之腴陋巷蓬茨而不改其樂廟堂華衮而不易其素彼萬物之

膠膠擾擾者又奚足以溷其靈府哉此則君子養心之趣也公果於此而有得焉則以之都高位當大任亦可以清心而處之矣而豈惟令日公餘之頃為然哉克正喜曰子之説誠得吾心請書之以自朂

俞節婦貞節詩卷序

三代之時無節婦非無節婦也人皆節婦也及夫王教之衰彛倫之斁婦之失節者多於世於是乎有所謂節婦焉漢劉向始著列女傳以明婦道而唐宋以來復有

旌表之制蓋扶樹世教之意爾今之世其去古益逺矣婦之能不失節者益罕矣是以朝廷之旌褒益隆而君子之稱述益重亦其理之宜然也歟狄節婦者吴士俞毓之婦也毓父有立先生為世名儒而家素貧狄為婦禮甚脩恱於舅姑而宜於其夫毓既早世遺孤嗣生甫七月而其舅姑相繼亡狄方少艾煢然獨居斥賣粧奩以舉其喪躬紉績以育其孤蓋三十年於兹而其志節皎然如一日嗣既長而克樹立紹其家學狄之教也郡

守况鍾具其事以聞於朝褎命且下矣而吳之士君子又相率為詩以稱述之嗣輯而為卷請予序之以傳於世予固慨夫風教之不振而節義之不立也嘗欲採取近世婦節之卓然者著録之以續子政之傳顧未遑耳今觀俞氏之婦之節非所謂卓然而可録者乎若其所以事舅姑事夫教子舉盡其道非今世之婦三代之婦也然則其為天朝之旌褎士君子之稱述不其宜哉予斯取之以為貞節詩序

聯壁堂銘

姑蘇鄒公敏甫有二子焉伯曰亮字克明仲曰順字克和競齊爽名有耀于時克明以文學才行舉拜吏部司務克和以明經領鄉薦蘇人榮之遂以聯壁顏其堂蓋諭其伯仲之並美也其伯仲請余銘之余以斯文之好有相規之道乃為之銘曰於乎是惟聯壁之堂壁其人不壁其玉壁其才德不壁其容質於乎是名也不可以虛得惟二子其勉旃以輝於鄉而瑞於國也

容中清趣卷序

予友武昌陳士謙倜儻士也其先大父當國初用武勲為羽林撫軍以疾謝官子孫因隷伍符士謙處戎行三十餘年用其能常居大將幕府典書記之事故太保鎮朔大將軍陽武侯薛公尤器愛之每出塞必以士謙從其經畫方畧多士謙之贊焉人固謂士謙將因以取功名者然非士謙志也及薛公之卒士謙即謝去游於江淛之間予與之别久矣今年予在吳門士謙自錢唐來

與之會夜連榻叙契闊旣乃胠其篋出一卷視予觀之其題曰客中清趣有畫四段詩四十首皆其觀梅而作者也予問其處士譙指以謂曰此為西湖旅店之所觀者此為脩川驛路之所觀者此為海昌儒學之所觀者此為希仙道院之所觀者旣而歎曰嘻人生適志耳奚必利達為吾志於閒乆矣乃今得之且吾嘗誦孟浩然林君復之詩而想見其為人固欲往從之游而不可得也今幸天觧吾縛去塞垣之險而挹湖海之清釋鞍馬

之勞而得壺觴之樂當夫蹇驢破帽徙倚吟哦於雪野梅林之下雖無二子之高才逸志而其清寒之態蕭散之趣蓋未之或殊也此畫此詩所以紀一時之實耳其為我序之予曰士謙何自詫如此人各有志求而得之雖聖賢事業可冀何規規浩然君復之求雖然予於士謙之言抑有感也當今之世士有一才一藝輒競進取小以取其利祿大以取其名爵其無實而濫取者又何可勝道以士謙之才與藝而欲有所取豈終不可得耶

乃獨飄然引去事乎閒放之游而躡詩人隱士之跡其志不亦高哉固無怪其自詫矣遂為序之曰其詩學東坡有曠逸之思其書學松雪有清婉之度而其畫則予不能評之知畫者以為得馬夏之法云

跋劉氏全冲堂卷後

右全冲堂詩文一卷乃永樂中詞垣諸老之為吾友劉季誠之先君子康民作者也記之者翰林學士臨江金公幼孜詠之者國子祭酒兼侍講豫章胡公若思學士

建安楊公勉仁侍講王公時彥慈溪陳公光世侍讀吉水周公崇述安成李公時勉脩撰吉水羅公汝敬南康余公正安檢討吉水錢公習禮西昌余公學夔江陵劉公永清莆田黄公行中五經博士姑蘇王公汝嘉典籍興化黄公約仲中書舍人吉水許公鳴鶴而詠焉且題識其後者則侍讀學士永豐曾公子啓也方是時康民以名醫徵居都下挾其能游公卿間凡卷中諸老皆與之知而金公曾公其尤厚者也故為之記及題識焉後

金公累遷太子少保曾公遷少詹相繼卒而周公遷庶子汝嘉遷侍講與二黄亦皆先後即世胡先生則以太子賔客致事歸老豫章二余以侍講鳴鶴以中書先後去而羅公遷工部侍郎巡撫陜西今亦罷歸其鄉陳公遷南京國子祭酒劉公出為廣東布政使在翰林者臨川王公今遷禮部侍郎李公錢公皆學士建安公今進少師執政於朝盖自永樂已亥迨今二十年耳而諸賢之進退存亡有如此焉而康民亦已謝世其亦可為感

慨也哉余惟國家文運開於洪武而隆於永樂若豫章建安臨江諸老固皆當代名卿而為文章之司命者也其餘亦莫非一時之翹楚焉其所述作可以耀今而垂後也必矣況於存者不可易求而亡者不可復作所謂愈遠而愈貴者後此更二十年而欲復求諸老一字其可得耶季誠其保愛之哉雖然康民之得此於諸老非有他為也獨以其醫之良而已季誠將保愛於此則亦勉以世其醫之良而已醫之道莫大乎全夫冲和之氣

乃父之名堂固有所見諸老之文若詩發揮其意義之玄亦既盡矣李誠其能玩味而擴推焉豈非善於繼述者哉余也舊學於胡先生而游從乎諸老之間今又辱李誠之知於其出此卷以求題蓋有所不辭者也

徐處士挽詩序

輓詩之作所以相挽喪者挽喪者歌之以齊其力而節其行也公孫夏之所謂虞殯莊周之所謂紼謳李延年之所謂蒿里薤露皆是也虞殯紼謳今亡其辭蒿里薤

露之辭具存其意大抵以哀人生之無常死者之不可作而已然非專指其人而哀之也惟昔賢豪之士不幸詘厄而殀喪者則或從而哀之若秦人之哀子車楚人之哀屈平齊客之哀田横亦皆挽詩之流而變焉者也後之詩人沿而效之綿魏晉六朝唐宋以迄於今而寖盛有其人無可哀而哀之有不以哀之而以美之者其挽詩之變而又變者歟嗟夫世降風移文章之變豈獨挽詩爲然哉是亦可慨矣故處士徐君緼文之卒也吾

黨之士之爲挽詩者累百數十篇處士之子孝章繕寫於册持以請予序之惟夫處士生盛明之世樂善行義優游以自適非詘厄也年踰九十而終于正寢非殀喪也是無可哀者也無可哀則疑當美之然而諸君之詩又不惟美之而多哀之者何耶其意盖以鄉有耆德如處士者里俗之所取正子弟之所承教士大夫之所往來而與游者也今其喪焉里俗何所取正也子弟何所承教也士大夫何所往來而與游也是則可哀矣有是

可哀而哀焉然則諸君之詩亦不為徒然而作者予是以不以其詩之變而不之序也

烟波釣客賦

武昌陳子余老友也其為人類古之狂者常有遺世獨往之心年及五十即致家事買舟泛于江湖之上自擬唐張志和號曰煙波釣客間見余曰子知吾志盍為我賦乎余曰唯唯因抒其意而為之賦云

吳楚之間有人焉短蓑被秋雙鬢垂白獨操扁舟往來

乎具區雲夢之澤日夕持竿而嬉初不計魚之失得隱姓與名自稱煙波之釣客有疑而問之者曰異哉客乎觀客之貌揣客之德殆隱逸之流非漁人之匹也乃今之釣豈將協非熊之兆以希吕牙之績歟抑將應客星之占而踵嚴光之跡歟二者必居其一請從客之所擇客曰否子言過矣彼師尚父託魚避紂以成周業蓋孟子之所謂天民也子陵迹漁謝漢以遂其潔蓋孔子之所謂逸民也之二子者一則鷹揚以開蒼姬八百載之

太平一則豹隱而立炎劉二百年之風節此其功烈志操赫赫乎瞰瞰乎不可尚已豈區區鄙人之敢擬哉雖然吾嘗竊慕唐張志和之為人焉不為名謀不為利圖清不矯俗溷不合污優游卒歲老于江湖嘗自命曰烟波釣徒視前二子吾不知其何如然而亦豈狥世沉浮之夫也吾意以為遠者難法近者易模故不敢上攀二子而竊自附於志和抑吾之游以水為鄉以舟為家朝餐皇嶼夕宿汀沙弄五湖之風月覽七澤之烟霞寵榮

不及僇辱不加視吾莎笠蔽冕之華恃吾綸竿生事之涯飯有菰米餚有魚鰕得酒即醉笑呼啞啞方是時不知我之為志和耶志和之為我耶語已乃拊榜而歌曰櫂舟兮荷莎縱予游兮烟波招玄真兮為侶矢予心以靡他又歌曰水兮溦溦山兮峨峨釣且游兮嘯以歌人間世兮寵辱多予不與知兮其如我何於是問者歎曰客真逸者也遂書其言而去

孝思辭

錢生昌海虞故家子也好學克孝母王蚤卒墓於虞山之下生痛其不逮養也哀之常如在喪者時復之墓而號然猶以為不得晨夕省也乃圖厥兆域日展覽以自釋焉以予亦喪親而嘗廬於墓者為知其志持以請題予感之為作辭以抒其孝思之情云

有封若堂兮虞山之陽木之拱兮欝以蒼子其陟兮跂而望思母氏之體魄兮此固藏春濡以雨兮秋降以霜子之心兮悽其以傷皇天胡不哀民之失恃兮令親壽

之弗長日曒曒其不居兮夜漫漫其未央上寥廓兮下玄漠䰟冥冥兮之何方怳謦欬之有聞兮將趨侍乎其傍靈彷彿其若在兮羌即之而已亡念慈德之罔極兮嘅微心之難償惟保身以淑善兮貽令名其不忘

養志堂詩

琴川蔣志昂孝人也蚤喪父其母顧氏寡居守志教育之底於成人志昂奉養唯恐有弗志也大書養志二字於堂楣一朝夕警焉期

盡子職予聞而嘉之為賦詩云

嗟彼烏烏猶能反哺豈伊人子弗養父母維人之養與烏烏異不惟口體實惟厥志厥初生子鞠育孔艱食之衣之已寧飢寒雖則卑陋願子顯揚雖則惛蒙願子高明親志若兹子寧不思思之奈何敬以養之其養維何匪徒飲食欲順厥心將在爾德曷以顯揚詩書之求曷以高明仁義之脩矧惟貞母育乃孤子思則有加報亦難已予惟汝嘉作詩以告庶幾有朂汝乎孝

贈醫士盛文繼序

吳中之醫多於天下籍太醫者常百數十人其為使判御醫及諸藥局之官者累累有焉其術多出東垣丹溪之傳或得之師或得之家盛氏之醫蓋世業也而御醫公啟東則學之王仲光先生仲光以儒為醫其學尤邃啟東親承其指授遂以國醫稱其從弟叔大名與之齊相繼徵入太醫子侃又為郡正科一門兄弟父子皆以醫顯故今之言醫者自天下論之則吳中為多自吳中

論之則盛氏為多文繼盛氏之良也以啟東叔大為諸父而兄又剛其資美其務學吳醫之後進者莫先焉郡將謝侯之子有疾文繼治之酬之以金幣弗受強之乃云願得子文侯為之請嗟乎子言何足為文繼輕重哉雖然予聞之醫仁術也必以仁心施之以仁心施仁術非仁者不能也有其心而無其術則雖欲活人而不免於戕人有其術而無其心則將利人之疾而輕人之命二者均失也而好利者尤甚焉為其賊仁而敗術也君

子謂扁鵲倉公之不得其死者非醫之弊也其恃術而失仁則亦有以致之耳故仁者之為醫術不至不敢以施施之不敢不盡吳之醫固多其可語此者何少也文繼乃能郤金幣而請言其賢遠於人哉予乃語焉文繼茍不我迂而求益之豈徒振其家學吾知其於仁道也幾幾矣

段讓字序

段生讓之冠也賔以惟禮字之讓以父命拜余請言以

朂余語之曰讓乎若知父賔名字之意乎人之有生不能無欲有欲不能無爭有爭不能無禍爭固召禍之道也先王知其然也於是乎制禮以防民而行之以讓焉讓也者所以弭爭而消禍者也農讓畔則無爭田之禍賈讓財則無爭利之禍工讓藝則無爭巧之禍士讓才則無爭名之禍官讓能則無爭位之禍爭禍之極者莫如戰陳然賢將御之未嘗不讓敗則歸咎於巳勝則歸功於人夫豈無勇而姑為是哉將以弭夫爭禍之害耳

戰陳猶事乎讓也平居而可不以讓為事哉孔子之哂子路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曾子之傳大學曰一家讓一國興讓則聖賢之於為家為國固亦事讓矣虞史之贊帝堯曰允恭克讓則聖人之於為天下固亦事讓矣於乎為家為國為天下而一事乎讓也學者之於自修而可不以讓為事哉雖然讓不徒讓有禮以為之讓焉禮與讓表裏也讓以實禮禮以行讓二者必兼而後可生之名讓而字惟禮為父賔者其知言矣哉生其勉之

則於學庶乎其有成也

序海虞徐氏家規

予讀易至家人之彖而歎曰嗚呼甚矣治家之難也惟正其庶幾乎父由父道子由子道而父子正矣兄由兄道弟由弟道而兄弟正矣夫由夫道婦由婦道而夫婦正矣之數者正而餘無不正然其機則在家長之身爲家長者一家之表也其正之之道不惟其言惟其事不惟其事惟其心心正則身修而本立仁不敓於私義不

牽於恩子以儀父婦以儀夫弟以儀兄推之其餘則內外不嚴而辨宗姻不暱而睦僮奴不厲而戒家其有不正哉家正而餘無不正故曰正家而天下定矣是以聖人之經王業於天下立法制治必自家始而况大夫士之以有家為業者乎三代之際以宗法相維保家有人治家有禮其儀矩一定無别為之者也及夫後世宗法不修而家道莫由以正士大夫始有别為儀矩於家者蓋亦有敦古正家之意焉海虞徐敏叔吾宗之華也其

著家規蓋倣乎九江陳氏之家制臨江陸氏之家儀而為之吾謂夫規矩者先自治而後治人者也必若易彖所云而後可不然則不足以為規矩傳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敏叔尚監斯言以自朂哉

袁德新傳

袁德新其先成都人宋有名韶者仕為少傅資政殿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始徙温德新之六世祖也自韶而下皆居温至德新之父大道避元季海寇之亂復徙吳

江德新為人瓌奇多聞家貧以賣卜自給卜輙奇中人
有大疑不遠千里趨叩之永樂中劇盜倪橫三往來蘇
湖境中刼殺人有司捕之不克官軍遇害者相繼事聞
上命浙江按察使周詢督兵逐捕賊遁去詢乃追跡之
不能得召德新卜之德新視其墨曰是為火兆木文惟
賊逸於所生而獲於所死之西北方捕焉可獲獲賊之
期將在建酉之月乎詢遂渡江而北獲横三於宿遷果
八月也松江李商當遠行從德新卜未荅所問者遽謂

曰公家火矣可速歸商方驚訝俄而家人至果以火報
𥡴校官馮壽失槖金來卜德新曰此公家三老嫗取之
毋枉他人壽歸索之乃獲德新既老目眚不復視墨兆
但聽㧚聲而決吉凶其術之精如此德新為人卜每依
於禮其不以義叩者輙拒之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
謀惟龜亦然吾豈為不義謀哉家雖屢空未嘗以利動
其心日計所得足供蔬食即已有贏輙復以予貧者其
學於陰陽醫藥靡所不通然性簡尤常閟固不以自見

人知其能卜而已不知其他也嘗謂所親曰我生之辰直二辰死亦必直二辰果於正統丙辰之三月卒焉子滎傳其學而益進於儒

太史氏曰余讀司馬季主嚴君平傳嘗歎其高趣達識蓋幾於有道者豈真賣卜之流哉顧近之卜筮者率鄙謬射利可賤而復恠古今人不相及也余還吳聞德新之為卜如是乃知世固未嘗無其人但有不及知耳抑豈特卜者然哉因著録之以續日者傳云

簡默堂記

武丘之佛慧蘭若有比丘弘簡號曰默堂而請予為說其義予應之曰若學佛者佛出西土我東土人不學佛言何以為若而說佛義然而若必欲我說也是若强問也若强問我不得不强荅也若佛之學蓋曰空寂而已空則無物寂則無聲無物則無作為無聲則無言語無作為故簡無言語故默若所云簡默者意其在是乎然簡默之近空寂而非空寂也簡有跡空無跡默有意寂

無意由有跡入無跡由有意入無意無跡無意果有所云簡默乎果無所云簡默乎於是弘簡躍喜合什起謝曰妙哉言也實開我心予曰否是若所强問我所强荅者也非我所學而知者也我所學而知者可以告我徒不可以告若若無以我為外若也耶

湖山深處記

吳之西南山水之會也而穹窿枕其匼之壖山趾盤礴延袤四十餘里登焉者盡日之力而後至其巔視陽抱

靈巖玉遮諸山鴈行列其側若卑幼之侍長者而無與為抗其支山則為香山蓋夫差西施之所嘗游者有古離宫遺址在焉故其地又名南宫里程氏里之望也其先蓋自盱江來徙於吴至士傑而家日豐裕有子四人其仲曰思民孝友而好文嘗從薦紳大夫游余嘗先隴青芝山中距南宫一舍許思民與其舅氏楊希善先生屢顧余余既服闋而過之晨自墓廬度鄧尉嶺並湖而南穿蓊蔚之林經崎嶇之谷日卓午乃至其居負山面

湖茂樹修竹掖左右幽邃蕭爽窈然隱者之居也思民從其父兄門迎欵余時希善先生適亦來會余悦而相與言曰此其湖山之最深處歟思民喜亟請記之余謂思民天地間靈秀之氣鍾於山水之奥區其幽足以隱其清足以玩其產足以給衣食供薪水又皆自然而有不待經求營致者故世之高人逸士常樂處乎其間夫豈獨以其遠城府而離闤闠也君子亦將有以資其養焉耳然其為養也淡薄非素乎淡薄者亦不能處之使

生乎紈綺膏粱之子一朝居焉其不顰蹙而求去者鮮矣今而父子世居焉而不厭其能素乎淡薄者哉抑吾聞之孔子云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蓋以山之厚重不遷者有似於仁水之周流無滯者有似於知也是乃得乎性分之內而有天然之趣者故能致夫動静樂壽之效焉則又非止素乎淡薄而已也然必仁智也者而後能有此效苟非仁智而徒然樂之則亦所謂膏肓痛疾者耳安所得效哉子之樂之似矣尚進於學以求仁智之

實德躬體而心樂之當夫烟消雲斂之朝風清月明之夕山翠如洗湖光若鑑於斯時也浩然而玩之將必有真趣之得焉子其嘗試求之可也

題彭御史教官箴

右教官箴監察御史彭勗祖期之所作也祖期以建寧府學教授舉為御史奉勑提督學校於南直隸因作箴以貽部內諸教官長洲教諭蕭欒彥清得而裝潢之揭于座右請予為之題識其箴大意主乎嚴與勤為教之

則焉余覧而歎曰祖期其能奉承朝廷之意哉彦清其能奉承使者之意哉能奉承朝廷之意斯得使者之職矣能奉承使者之意斯得教官之職矣雖然余聞舜之命契為司徒曰敬敷五教在寛朱子白鹿洞學規亦曰嚴立課程寛著工夫夫敬與嚴之於施教亦既至矣又何寛之云乎葢聖賢之教人固將以成其德而達其才也成德而達才豈急切之能為哉故必從容誘掖而漸摩薫陶之不求其近功而求其遠效不責其小就而責

其大成夫然後有以變化其氣質而深造乎道義上才既得極其所至中才以下亦可自勉而進是故教之者不以為易而學之者不以為難然則寛也實所以濟夫嚴與敬也施教者必其嚴敬以立法而寛以濟之使學者有所持循而進可也不然吾恐其用心雖勤而造就之不廣也國家之於學校其立法嚴矣然士由總角而入學必至於冠至於强壯始責之學成而仕以用焉此其教育之意固未嘗不寛也彦清於是尚其兼而體之

然斯言也豈特為彥清告哉雖以告夫使者與凡為教官者可也

送太守况侯述職詩序

大丈夫將有為於斯世必先養其氣節氣節之固則其中浩然以直遇事而不餒介然以正臨變而不紋不餒不紋而後可以任天下之至重處天下之至難矣彼平居悻悻自好恃能舞智以為天下之事無不可為及事變之來無以自守而輙餒以紋者以氣節之素失其養

也然欲養其氣節必其天資之高修學之勤而後有以
致之若吾蘓守況侯其庶幾乎侯豫章人也才彊識明
胸次磊落而又淑聞乎道義故能毅然以正自立而顯
於世其為郎禮部已有偉望時宣宗皇帝在御以天下
郡守多不得人命舉廷臣之才堪郡寄者得九人焉特
賜璽書諭勉以行盖國朝郡守之賜璽書始此而侯以
大宗伯胡公之舉實居九人者之首故命之守蘓蘓畿
内重郡也粮賦居天下之半國用所需多於蘓焉取之

土産有餘而民力不足汙吏奸豪奪攘其間故雖有富庶之號民常苦於他郡而為之守者亦難於他郡侯既拜命即以興利除害為已任及下車遂修政條明禁令一以璽書從事黜汙吏檢奸豪奏減粮額之重者十之三凡諸不便於民者悉陳革之蘇之人始則畏侯之威終則懐侯之惠而樂其利如出幽而明既病而甦也侯去郡者再民輒上書乞留于今七年矣治久而化孚侯坐而撫之民無不順者故論者皆曰自國初以來有功於

吾郡未有如侯之多者且謂侯有行必達有言必躙可謂有大丈夫之爲者余曰此侯之有爲人固知之而不知侯之氣節所在也異時中謁者專使於外秉威據重以誅求乎民方岳旬宣之臣皆嚮風而靡部使者亦斂手避焉郡縣奉承不暇兾免督責於已遑恤其民乎所在有一二輩輒騷然失寧而𢹂之聚者常三四十輩以其富庶也誅求常倍於他郡侯之至獨挺然以義折之使皆俛首去不得肆乎其害而彼之魁桀者且服公所

為謂其人曰況太守清正人也不可犯焉是以朝廷嘉侯之忠而吏民頼侯之德當是時侯之氣節蓋已雄於天下矣余嘗一見侯與論大丈夫之事業侯固欣然以為其志而余亦以是與之也雖然侯之為郡亦重且難矣然天下之事尚有重且難於此者以侯當之而不餒以效是則余之所望於侯者也惟侯勉之侯以述職赴京師郡之薦紳會餞侯吳門之外各賦詩一章以侯為贈時余適與焉因衆所強而序以弁云

送太守況公述職序

太守況公之述職將行也郡之大夫士舉餞送焉而為之詩文以稱道其德美余忝於郡人之末禮不可以獨已亦既有贈矣而醫學正科盛侃又屬言贈之余歎曰太守公政績之美信有足稱道矣然吾郡能言之士十百其人極口之辭殫筆之力稱而道之固已無遺矣使余能言且無以加矧其不能乎敢讓於能者侃曰不然夫美德頌功詩人之業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法也子名

在詞垣而任官史局其於叙述固所當然今郡有賢太守如況公者雖屢書焉不為過也子奚辭哉余偪於侃言而領之然余竊以古之君子之相贈人以言也不徒美其所已能尤必賛其所未至故聖如大禹而益猶賛之今諸君之稱美於公盛矣而未有賛於其所為者何耶夫以公之所自立而觀其志蓋不止於今日之所見者而吾黨之士所為稱説乃止而弗進豈忠告於公者哉昔黄霸治郡常為天下第一後為丞相乃無所建明

而功名損於前時韓休亦善治郡人以恬和易之及既當國則直道佐君有良相風葢大臣之道與為郡異霸明於治民而懵於丞弼若休則可謂兼之矣故漢書傳霸於循吏而唐書敘休之相業有以也公之高才達識其必有見於此者使其果進而大任尚願宜以霸之所不足者自克以休之有為者自勉可也夫有而不自足者必成其大行而不自止者必至於遠古之君子惟日孜孜求進乎道恒若弗及用圖其遠大之功業而已余

不敏亦嘗有志於斯故喜為公道也公於是而加孜孜焉以求其道則雖唐虞三代岳牧卿尹之功業而有可致又何韓休之不可及哉遂以是言復於侃而為公贈

雙節詩有序

吳有朱華二節婦者母女也事見永嘉陳亢宗所為傳浚儀張繼孟所為記予來吳與華之子靖游靖以陳張之述示予請題予以二婦之節而重其請因撮其事實為詩美之以示勸於世其詩曰

吳有節婦母女同居母氏也曹笄而歸朱生女始晬而喪其夫泣抱厥女以養舅姑終奉喪葬備極勤劬女長擇配館甥于家得華詳叔不久亦殂母泣謂女字其遺孤命也奈何節也不渝皎若清氷映彼玉壺更相為命三十年餘母已就木女亦白顱厥孤既長家道孔腴克奉慈訓游乎文儒人謂其居雙節之閭世多再醮不以為汙有靦乃顏視此何如亦有臣子匪忠是圖朝唐暮梁與賊為徒豈伊女流可愧丈夫有司不旌史氏則書

匪耀一時誕千載乎

跋華彦謀友竹卷

取友者必以類非其類者弗友也竹植物也非人之類彦謀何取以為友耶吾有以知其意矣竹雖植物而有君子之稱竒材美實虛心直節獨在歳寒而不變此其德固有象乎君子也既有象乎君子吾斯友之友以其德不以其類也友以其德不以其類則雖人也而德非君子有弗友焉不得於人而得於竹此彦謀之所以

合其類而友之歟雖然竹有君子之象彥謀友之如此
況真所謂君子之人乎茍有其人吾知彥謀必且師事
而求肖矣豈徒友之云乎

張氏世德堂銘

吾鄉多世醫世而良者推張氏盖自宋元至今以是術
鳴者七葉矣其顯而有官者亦數人希文先生號當世
盧扁其子養正輩又方振聲籍籍其作世德之堂也詞
林之彥莫不有述余辱交其父子間可獨已乎爲著堂

銘其辭曰

聖有仁術惟以濟生匪世弗精匪德弗行既世以德術則必至孰其有焉吾黨張氏粤厥始祖曁厥高曾至于祖考恒業之承既得其術復得其心醫則累葉産無千金不蓄其金而蓄其德德蓄之深鍾乃慶澤躬壽且康後肖惟良匪人其能天道有常前多顯人後豈無之請徵斯言揭諸堂楣

敘一簾春色圖序

右一簾春色圖水曹何亮之為藴守况侯作也侯以示余求題夫春無色也因草木而色焉草木無色也得春之生而色焉故有色焉者必有所以色焉者善觀物者不觀其色而觀其所以色者盖生物之意於是存焉生意之存乎是而吾心之仁亦存乎是是周茂叔所以觀乎庭草之交翠而有契夫光霽之懐者也然所謂春色彌天下皆是也豈一簾之足專耶吾有以知之矣王者之治化及天下諸侯之治化及封內今之郡守古之諸

侯也守為天子治一郡一郡之土風物宜皆所當察焉察物必自近始而施化亦自近始於天下有藩於藩有府治於府治有堂於堂有簾簾其至近者也即其近及其遠簾而堂堂而府治而藩而天下蓋不外是焉當夫春陽和舒條風時至凡植物之類萼者蘖者芽者苗者莫不勃然而以生藹然而以榮而勾萌而甲拆而條鬯支達而跗萼葩華而青碧丹紫緗白菁黃芬潤秀澤有不知春之為色色之為春也侯於時燕坐黃堂之上鈎

簾而觀焉得乎目而契乎心此心之仁肫肫乎浩浩乎與春意同流而無間於凡民之老羸稚弱癃殘顛流困阨而飢寒者皆有以安養之扶植之而飽之燠之在此為仁在彼為春夫庸知春之在天地耶在我耶春不在天地而在我我施我仁亦近而遠庸知一簾之春不為一郡之春耶侯於是而能體認焉操存焉擴充焉使其德之進政之進進進而弗已焉上有聖明且將進而為之股肱輔弼以宣其仁於天下又庸知夫一郡之春不為

天下之春也耶於乎即是而觀春其所得亦大矣不然徒娱目於形色之末而無得於心無發於政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豈君子觀物之道哉侯之賢其必有以辨乎此

記范舜臣承澤卷後

范文正公在宋諸名卿間相業最偉其勲德文章為天下後世所稱慕者可謂盛矣然求公平生之所自得而存諸其心發諸其言者則不過先天下憂後天下樂而

已之言也之心也唯仁者為能充之公仁者也仁者之施必自親親始而後及夫民物公之汲汲置義田以贍養族人意蓋在此攷之錢公輔所為記其規範之詳可見矣使其子孫能謹守之雖百世弗變可也而比年以來官沒私侵寖消寖廢範之族日以敝舜臣公之十三世孫也以是憂憤自責曰吾祖功利及天下而吾子孫不能存其族重其家法吾可以坐視哉遂與宗子原理圖之上書於前廵撫大理胡公今廵撫侍郎周公請修

復義莊以立范族二公以先賢之後而又義其所為皆
予之成之其族人因舉其為義莊提管舜臣於是益自
刻勵焦思竭力不憚其勞以營為之前後復故所失田
凡若干畝藏書遺墨之為他姓得者悉購復之新祠堂
飭義學修其遺規一歸於初以族之衆倍於前而租之
入減於舊則節其度而均施焉於乎舜臣亦勤矣雖然
文正公以孤窮之餘起布衣取將相功施當時澤流後
裔固天之所畀非偶然者然其奮發之初成立之際亦

已難矣今子孫藉其餘庥擄其成業而欲為公之所為顧不易哉有不能然則亦無志者耳舜臣果有志乎此亦不可以令之所為者自足也公嘗云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自公至今又三百餘年矣其積德益厚且久矣天道可必豈無復發者乎有復發者吾將於舜臣乎望之舜臣其尚勉之

趙孝子至行録

正人紀立世教必以孝為之本是故天子以孝治天下

卿大夫以孝而表率乎士民若其隱而在下有能孝以立身者則上之人必旌顯之以風勵乎天下而君子之立言不朽者亦必采録之以昭垂于世盖扶樹教道之意也吾少也幸聞為孝之道於君子黽勉於兹恨未能盡報親之志願也然於能孝之士未嘗不聞風而悦慕之存者必求識其人没者亦求識其子孫而采録其行實以竊附古君子之意今又以鹵莽之學忝官太史其書孝義之事職也烏得以不文辭暨陽趙孝子事吾在

京師時已聞其略今也又得其詳於友人吳公美孝子名鉉字文禺元季之亂其父思誠倡義捍鄉里不幸而死家殘於盜時孝子生甫六歲而與母吳相失鞠於其姑及長而有知遂棄家去誓以必見母乃還彷徨四方越三年而得之於鄞奉歸養之終其天年宣德初有司以聞於朝詔旌表其門閭而復其家繇是孝子之名聞天下今孝子既沒其子以澄亦克肖其行云昔吾覽宋朱壽昌棄官尋母事每歎世無其人今觀趙孝子事與

壽昌所為若出一人焉固非慕效而為之也然壽昌在宋既旌褒之而藴黄諸公又為之著録故至于今其孝義之聲猶焯焯若目前事今趙氏亦既荷聖朝之旌褒而薦紳間又多能稱道之其在當時亦已顯矣獨不知其傳之後世何如耳傳與不傳在孝子固無所損益然人有至行如此秉筆者聞之而不録不可也嗟乎天下之人孰無母而生乎而其能盡孝於母者則鮮甚者有母在堂不能致養又愎戾焉若梟鳥者世未嘗無也使

其聞孝子之風得不愧悔乎哉吾於是録之以為世勸

送伊吉士序

進士之選為庶吉士而績學中秘國朝之盛典也太宗皇帝登御鋭意立賢以興文治始選甲申科進士之才儁者二十有八人為之盡出秘書以資其學大官供饋文房所須皆給自尚方旬朔則御便殿制題考試嚴程督之必其成才追古作者於是有二十八宿之號厥後進科進士必拔其尤以充是選而為儲才需用之地先

帝在位志修太宗之業乃選丁未庚戌癸丑三科之士二十有八人於内閣所以作養之一如永樂故事又御製二十八宿之詩以獎勵焉凡與選者亦皆一時之才儁而獨予之愚忝膺首選恒竊自愧其學未至懼無以報稱先帝作養獎勵之盛意上嗣位之元年詔以前二十八人分等第為中外之官復用宣德故事於新科進士百人之中選十有四人補其處而伊侃士剛其一也士剛與予同為蘓人於斯文之誼甚厚予既自愧其無

以報稱猶幸士剛之來庶得日夕相與麗澤進修以求其至而成吾志焉耳未幾予以家艱還蘓治塟而士剛以畢姻歸及禮成而去士剛謂予宜有贈也因告之曰士剛今天下才儁之士豈少哉顧學而無作養之地學成而無進用之階則其為不幸而不遇者固亦多矣今予與子持未成之學一舉而得進士而又驟蒙上之選拔置之清華宥密之地資之以圖書之富養之以餼廩之厚責之以遲久之效而需之以遠大之用予與子之

幸至矣可不知所以自勉哉夫庶常吉士實周文武之時公卿百執事之稱也而上以之寵予與子是固將以文武之時公卿百執事之賢而期待之也予與子可不知所以自勉哉今甲申科之士既皆老成碩學為國舊人所以報于太宗之寵者蓋亦無負矣予與子又可不知所以自勉乎哉子不我迂敢書此以自附于古人相贈處之義云正統己未春孟翰林國史編修某序

師友集序

師友集者吳人顧彥彰所集其師若友贈遺之作也彥彰名允昭少而好學老而不勌所交游皆一時之名公才士若故少師姚廣孝長史錫山錢仲益賛善青城王汝玉學士毘陵王達善典籍覃懷梁用行徵士包山俞有立宜川高以敬則其所師焉者也故檢討廬山陳嗣初文學浚儀張繼孟松陵謝彥銘郡博太原王廷桂及今吏部侍郎蕭山魏仲房輩則皆其所友焉者也故彥彰於是集而以師友名之既成將繡梓以傳謁予為序

昔宓子賤為單父宰孔子問其所以治之道而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猶以為未足則又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與焉蓋與其能師友於賢以求益耳賢之在民尚且尊事之如此況在薦紳大夫哉於乎子賤誠可與也然則古之所謂師者師其道也所謂友者友其德也師其道以道乎已也友其德以德乎已也非道非德君子固弗之師友師之友之而無

能益於其道德君子亦弗與之為師友矣彥彰之師友於諸公其亦有在於此乎否也觀諸公之贈遺於彥彰者非法語以勉之則巽語以稱之勉之稱之而莫非欲彥彰之進於道德者也彥彰於是而能夙夜自勵求盡乎其實言焉而非道不發行焉而非德不由使諸公之作儔之後世而無愧君子與之如窓子賤可也如曰徒以文章相炫耀為聲稱而已則余亦烏得而與之哉

答況太守問芝草書 正統戊午九月十日

太守閣下今月初三日承專使親劄來慰於墓廬且以靈芝之事為問良感良愧某之所以營塋於此者蓋以先人平生有鄉土之思而某為子不肖不克奉承親志侍以還鄉不幸先人遘疾竟終京師不孝之愆無以自逭重惟宗祀在身不敢即死所不忍窆於客土扶柩歸葬庶幾追承先志之萬一以自逭耳豈有纖毫孝行之足言哉既葬克安厝因廬墓所以終喪期亦固當爾豈敢

沽名釣譽以自附于古人者哉廼者墳堂之上偶生異草三五莖山中人輙相聚觀云識其是靈芝閧然以為祥瑞某即時明以戒止使勿造妖揑怪豈意好事者遂乃傳說入城府以誤閤下之聽耶閤下以聰明正直聞且嘗為禮官所識見遠矣山野鄙人訛言入城正賴閤下約止之奈何從而聽之顧以為靈物異事耶某雖不肖少頗讀數行書常恐墜於匪人之域今者不死方圖自立以為報親之地使天下後世不謂其為不孝子幸

矣豈敢復随人造作以自玷耶夫山中之草百數有之自非神農莫能盡識今此草之生某既不能别識亦不敢承認公又何庸問之願早約止勿復言至幸至幸某固愚惷者且方在哀疚不文不次惟閤下諒察

又己未春正月十五日再復書

某稽顙拜復太守閤下年前承問芝草事既以明白回覆今者復蒙教劄略其惷愚顧加奬慰且援引古今的然以為孝徵瑞事至欲枉駕臨視某固知感盛德然憂

懼滋甚欲即詣府白止之緣在禫服誼不可入公門故不免復此覼縷盖尚古之世物無所謂祥瑞者若夫古今瑞圖之載皆漢世以來謬儒傅會之言也六經豈有是哉經中之言禎祥者盖不過吉善之徵云耳某竊有見於此素不信之故平日於文辭耻及祥瑞事今者不幸而遠棄吾親獨廬於此又不意而有此草生於墳所而致人之訛言紛紛如此也然百草皆山之生也誠亦無怪其生者此山本名青芝豈非素生此草乎其何足

為異某既以此曉於山隣之人矣但其人好事甚又欲承奉賢府主意遂以為素未嘗見此草生就使果非素生亦何必為異山中之物生於山中固其所也不足喜也若其生於人之家庭則非其所矣吾且以為妖而惡之拔而去之矣今乃在山而又當堂封之上所不敢除故遂置而不問豈意人之好怪乃至諠傳以誤閤下之聽如此耶然某竊惟閤下賢明固非可惑者也意者其將振起風化故假此等事以為人人之勸哉然於他人

則可以承命於某則不敢何者已既不以為異而順人
以為異已則惡他人之造妖揑怪而復順之其過有加
焉嘗以為孝之為徵則尤所不敢者人豈不自知如某
者方惴惴懼以不孝見譴于天又何以徵乎若徵諸天
是誣天也况此草固地之所生者豈某致之生耶若指
地之所生以為已徵是誣地也某雖不肖平生所學不
過一誠耳方切切自勉以誠而不足安敢以誣天地乎
或者又云閤下之意將以聞於朝廷朝廷又豈可誣哉

某固不材無可用於朝廷然區區之心未甞不以朴忠自勵者而乃使之為誣此又不敢之不敢者也太守一郡師表凡一舉動庶民趨之倘狂駕遠臨則必闔郡轡動得不大為驚怪耶此又不可之不可者也如將舉之則某有逃遁而已必不能從焉哀疚之餘不事筆劄為閤下所廹忍苦告誠閤下鑒之亮之恕其惷而與其誠不勝哀感之至

贈太常博士顧惟謹序

雲間顧惟謹以大德觀祠官陞受太常博士葢特恩也

其與惟謹交游者錦衣衛使王等爲之請言余聞而詡

焉因諗之曰惟謹何以有是命哉夫太常古之秩宗以

典三禮葢有虞伯夷之所任者也必有寅恭直清之德

足以和神人格上下者而後克以當之惟謹其亦有是

德歟且夫博士之職所以撲典章之異同稽禮儀之得

失天子有事於郊廟博士實賛焉必有純雅明敏之才

足以博古通今者而後克以為之惟謹其亦有是才歟

請者曰大德之祠國之秘祠也永樂中令高士周君思德始以道術幸上興祠事惟謹於時即從佐之祇典祀禮極其精誠以致神之憑依昭靈響焉自是以來二十餘年而其祠益重重其祠因重其官不亦可乎矧今國家方重祈禜之典惟謹於是益盛其為日以贊萬壽祝澒釐為巳事此其所以承上寵而致衆歸者宜矣吾見其祠日益加重而其官日益加顯也子無訝焉余廼慨然歎曰夫然其又何言抑余竊獨惟古者制祀命官之

意而有所感也於是乎書正統六年辛酉春三月吉旦

愛日堂記

孝子愛日揚子之言也予嘗三復其言而有感焉曰揚子其知孝子之心哉夫人子之於父母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也苟非梟獍莫不知養而况能孝者哉是其為心固將自孩提而至於百年求無須臾違戾以盡孝養之道焉然孩提之時方鞠於親未有知識及其長也乃知為養而身之成立克備養與否未可必也身立

而克備養矣而親之壽考克享其養與否又未可必也且夫人之為壽其永不過百年及二十三十而始有子或四五十而始有子其子之年亦必二十三十也而始長成子年二十三十則親之年已四五十六七十矣然則子之養親之日盖不得其半也而况其不能至於百年之永其為日能幾何哉嗟乎親之徳罔極如彼而子之養有限如此日也可不愛乎今日親無恙未必明日之無恙也明日親無恙未必又明日之無恙也不幸一

日而有恙則終天之戚隨至雖萬鍾九鼎之奉而莫為之享矣嬰啼斑斕之娛而莫為之悅矣日也可不愛乎予生二十有二年而先妣卒三十年而先君卒二親之年皆未及七十也予之為子無狀固無能致孝而備養然思養之心則切矣是以每見人之父母俱存者未嘗不羨彼之幸而自悲其不幸也余友段惟益能孝之士也其二親皆壽康無恙惟益作堂以為奉養之所而問予名之予題之曰愛日之堂而為之記盖欲其知親存

之幸而益盡孝養之道也

送張進士序

進士張和節之以目疾上疏乞歸於家詔許之其鄉先達儀曹衛以嘉徵言贈焉節之蘇之崑山人少與其弟穆同游邑庠治蔡氏書正統戊午同領鄉薦于南都今年同上春官遂同登進士第士林之知之者咸以為張榮而節之學尤充著其名翹然出進士百人之中令方觀政吏部一旦而以疾去士林之榮之者又相與惜之

以節之之才發軔仕途駸駸其進雖有微疾不害於用也何遽而謀歸哉既惜之而且疑之予因以問於以嘉以嘉曰節之之志吾知之其學雖充而其中恒不自足嘗為我言令之入官者必聰明便利而後可以事事某性素簡亢又加之以疾何以克堪且父母老矣而二子皆在官孰為奉養令使吾弟留事吾君而吾歸事吾親且得自養而進於學幸而疾瘳報君之日未晚也此其志也予為之歎曰賢矣節之之為士也其能以古道自

處哉古之士學矣未嘗不仕仕矣未嘗不學而學與仕未嘗不志乎忠孝也宋包孝肅公拯既登第而以親老歸養者十餘年終喪而後復仕卒克攄其忠藎致位執政而為一代之名臣人之仰其聲光至於今猶赫赫有餘耀焉節之其聞孝肅之風而興起者歟夫孝肅之德業未必不由歸養十年而致之然使其歸遂終老而不復出亦未必能致其功名之赫赫不泯如此也節之之歸雖以養疾而實以養德於其事親之日而求所以事

君之道蓋裕乎其有餘矣倘其異日疾瘳而復來於朝吾知其不惟氣體充碩而聰明之有加其學將益充而著其德將益進而宏矣所以忠事吾君而致不朽之功名固將有在孝肅宣專美於前哉請書以俟

金臺倡和詩序

予同寅編修賴君將還其鄉而以所集金臺倡和詩屬予序其言曰世隆生閩南自少讀書輙不自揆有覲光之志宣德庚戌計偕京師會天下之士試於春官幸而

得儁策名進士既而復幸與子同選入翰林及拜編修凡幾年於茲矣出入金馬石渠之署講學奎壁圖書之府與處與游莫非天下之才賢於聖朝之典章文物亦已略睹其槩其少時之志可少酬矣今而蒙恩放歸吾父方以諸侯王相老于家吾母亦既受命階之封幸皆無恙吾且得與吾兄晨夕娱侍以伸人子之情此天與上之賜也吾寧不自喜哉因輯嚮所與館閣諸公游讌之作將呈之父兄以為虞悅而間與畸人隱士相偶談

話之餘出此觀之亦足以見我國家優待文儒之盛意而山陵之尊嚴宫闕之壯麗與夫山川風物之美亦槩見於此抑又足以興起其覬光願仕之心不亦可乎惟僚友之知我者莫若子故敢以請予曰嗟乎賴君衆方惜君之去而君乃自喜如此其真樂於去者哉雖然君之自為謀則善矣而非所以盡為士之道也范希文有言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吾深有取焉凡為士固當如此矣出如此處亦如此用如此不

用亦如此推是志也豈惟自足其意欲而已哉今吾與
賴君固一介之士也先帝選之於中秘皇上官之於侍
近恩既厚矣今雖俾其暫歸行且名用而君遽自喜若
將有終焉之意獨不思國恩之未報乎君以為天下之
事其有憂乎無也天下之人其已樂乎未也不此之思
而顧以一游京師為足以酬其志不亦左乎吾恐其非
希文之志也方將與君勉之能其所未能而至其所未
至萬一用之庶有以解天下之憂而報二聖之恩不然

則寧抱志而窮居固不狗已而忘天下亦不徇天下而忘己也夫豈宜用舍貳志哉尚以一時之用舍為輕重則子之留此亦何異於君之去耶君曰子之志固亦我之志也我不敢以云而子以責我敢不勉乎然子必為我序此卷也予不能拒遂序之集中詩凡若干首其游萬歲山詔賜之遊也遊平坡遊西湖遊白雲觀暇日之私遊也南垣書樓讌集及賞菊之會其居第之私讌也此皆與羣公並會而作者其謁景陵道中雜和謁文丞

相祠次韻游玉泉聯句則頼君獨與予行而作者也故寘之卷末云

題西游遺稿後

練川歸希哲以八袠之老與予定忘年之交間出其先君子艮甫洪武中謫戍蜀川之作所謂西游遺稿者觀之因泣下曰惟先子生平殖德蹈道而横罹厄艱謫死遐裔此哲之所爲痛心而不能自已者也方先子之謫戍時以先祖母在堂留哲侍養既而以先祖母之命往

省先子先子即復遣還手書此稿與之哲歸無幾何而先子卒哲既抱㓕莫滅獨奉此稿轉徙南北蓋五十年於茲而未嘗去於懷也哲亦既耄且就木矣然恐哲死而有失墜願為我識一語以示將來予曰唯唯於虖孔子謂詩可以觀可以興子良甫當患難流離之際而其為詩無一語之憂已而獨憂其親因留子侍養竟獨戍以死其孝誠何如也觀是稿者可以興起於中矣若乃希哲之所為蓋亦克肖其父者也子得不為之識哉遂

識之以詩曰

崑崙烈火焚山麓𪩘下何曾分石玉懸黎垂棘總煨燼此際寧容卞和哭歸公吾黨前輩人時命遭逢胡不淑名韁竟爾累形骸法網悞罹因竄逐一朝别母去東吳萬里從軍戍西蜀青衫不耐秋風吹白髮那禁凉雨沐生平豈解荷雕戈羈旅時還操尺牘思深庾子哀江南愁甚杜老歌同谷佳兒忽自故鄉來拜省殷勤慰中曲斯須聚首即復分使代高堂問寒燠生離死别在朝夕

海角天涯無骨肉手書詩草付兒歸心事唯茲作遺囑兒令年已八十餘懷簡如新常在目客來出示時一觀說着嚴君淚盈掬嗚呼天經地義不可泯孝子慈孫所當録公詩句句皆在親患難未嘗忘鞠育仙遊雖遠筆跡存誰采風謠敦薄俗願將此槁什襲藏不是仁人莫令讀

華峯書舍記

古之君子之讀書也自少至老窮與達一事乎書其事

乎書也非求其句讀而已也所以求其義理焉非求其義理而已也所以求其道焉求其道者得之於心而為德行之於身而為行措之於天下國家而為事業能乎此也而後謂之讀書讀書而不能乎此者書之蠧爾君子弗為之哉惟其欲能乎此也故自少至老窮與達一事乎書順於道則行逆於道則止道亨則進而道否則退行止進退不必於已而必於道是則無負於書矣今之挾書而讀者周天下然其無負於書者何鮮耶吾友

江君時用蜀之江津人故雲南叅議順中之子也幼則傳經於家長而結廬華蓋山中閉戶讀書者數年宣德庚戌一舉而得進士復召試入翰林為庶吉士居五年而拜編修今焉詔俾暫歸於鄉時用聞命欣然就道以予同官過門言别因謂予曰吾所居山為蜀中第一佳處峯巒環焉江流帶焉外阻而中夷果蔬魚米之需無仰而足吾甚樂之方吾讀書之日初無仕宦之心也為兄弟所勉而出雖忝儒官不廢簡編而吾讀書之功比

之山中十不及一非敢自怠也葢有所繫而然爾且吾母在堂定省惟曠今吾之歸既得少修子職而日有餘力又得益讀吾書以求其道之未至吾幸多矣願為我記於廬以勉焉予歎曰嗟夫自舉子之業興而古人之學廢學者僅通章句輙求仕進及既得之即已棄書而不讀若吾時用未仕而學已優既仕而學弗輟人將以為不可幾及而時用乃歉然不自足方欲益讀書以求至乎道其異於人也遠已雖然時用不以今之人自待

也以古之君子自待也以古之君子自待則其求之於書者必將見之於德行事業制其行止進退而不爽也今其歸固能修孝於家矣異日天子召之來而其於國也獨無所效忠乎哉此不可不求者也昔趙普讀魯論而曰治天下用此足矣真德秀為大學衍義亦曰如有用我者持此以往子顧與時用勉之以求無負於書也

存誠齋銘

徐叔禮甫吾鄉之耆彦也殖德修義老而彌固端居一

齋以寧靜自願於世之勢利紛華澹如也嘗取易文言閑邪存誠之義名其齋曰存誠而求言於予予學易者也玩辭而索義亦有年於兹矣顧吾所以體而存之者猶恐有所未至方將求同志君子以輔掖而至焉叔禮甫齒德高矣矧多游乎先進之間其於存誠之道必有得於心予固將求輔掖於叔禮甫而叔禮甫復不以少視予而有忘年之契其求予言可靳乎乃援筆而銘曰

心者天之君誠也天之理一誠之實乎吾心猶元氣之實乎吾體元氣與沴氣不兩立於體誠與邪不兩立於心故善養生者雖無疾恒慎防乎沴氣之襲善養德者雖無過恒慎防乎邪妄之侵元氣存而體充一誠存而心正然則曷為可以得之亦曰動静而一於敬雖然斯言也豈惟銘夫叔禮甫之齋予也亦將書之而朝夕以自儆云爾

陳廷瑞字序

陳瑄廷瑞故遂安伯志之長孫也予表兄范君以清與之游嘗為予道其好賢樂善有佳公子之風予固已識之異日以清復與郭君希古來曰公子之年長矣而今始加字某輩以交游之故願有言敷其義而昴諸子以其得朋友之誼而諾焉按字書璧六寸謂之瑄蓋玉之美而成器者所謂五瑞之玉也古者諸侯以之贄於王廷而成朝聘之禮禮之重物莫此尚焉今公子以瑄為名而字之廷瑞其取義美矣雖然名字者身之稱也美

其名字不可不美其身且人之有美質者猶玉有美璞也有美璞必加琢磨之功以成器而後得以用於廷人有美質亦必加學問之功以成賢而後得以用於世公子出勳閥之冑負英偉之資使加之問學而進焉以武以文以忠以孝振家聲而為國用則所謂諸侯之贄而為王廷之瑞者誠在其身矣玉云乎哉傳曰公侯之後必復其始請以是勗諸

送葉玄圭知吳縣詩序

永嘉葉君玄圭初以名進士選為庶吉士詔比二十八宿績學於翰林居五年而出為蕪之吴江令至官期月而民大治以毋憂去今年起復赴京師得調于吴凡朝之賢大夫士之知君者咸以君才行學識之茂宜列之朝著賛經綸司風紀以大其用而宏其施乃處之一邑且久於外莫不嗟咨以惜之惟吴之人士聞之則私幸於得賢令而為之欣抃相慶若余之意則又兼處乎二者之間焉蓋余與葉君以聯科進士選入翰林同硯席

者累年斯文相契之情若兄弟然其為吳江也余送之行既而各以家艱去官不相見者閱五寒暑矣今余自吳之墓廬起復而來適與君會方將與之叙契濶展懐抱而君復有是行夫知之深者期之重余寧不惜君之去然君之所治余父母之邦也君去而大恵吾民又寧不為之私喜耶且吳為泰伯過化之地而子游氏之所生也其民風素厚士習素正而又素為富庶東南財賦所出吳得十二焉然比歲以來民風寖變而澆薄士習

寖流而卑陋而向所謂富庶者亦寖以凋敝實去而名存究其所以致然者固有由來矣其將振起而復之者獨不在於賢守令乎夫欲民風之厚必本之仁化欲士習之正必先之德教若其富庶則必由乎安養之久而致之然長民者恒急於賦役而緩於教化故卒患其末能復也今幸得賢令如葉君其有所望而振起矣昔子游以絃歌而治武城固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君之學於道也有素能弗推之以愛人乎推愛人之道而極其至

雖天下之大可治而況為縣哉君行有日在朝所與同選諸君子相率賦詩送之而推余序其首簡

送王教諭之建陽序

王氏𦶜之世儒也由宋歷元以至於今逾三百年而詩書之澤不衰前代之人固已稱其門之多賢在國朝則有若故春坊贊善文靖公汝玉翰林侍講㮚菴先生汝嘉伯仲相繼以文學登侍從名顯天下人以眉山𦶜氏兄弟方之文靖才高氣邁若龍淵太阿莫與爭鋒㮚菴

行純志潔如南金荆璞自有可寶然其學皆足以為後進師法其文皆足以鳴一代之盛可謂偉然不常出者矣應良樗菴之子也其才敏以贍其行端以實其問學充以肆蓋能世其家者也以明經登乙科初為教諭遂平德清丁母憂去官今兹起復赴闕而調建陽其行也大理寺副仰宗泰率蘇人之仕于朝者餞之而屬筆於余夫世將之子不待教之以戰而善將世醫之子不待教之以方而善醫蓋自其生而習見無非將與醫之事

也其得之目而了之心有不煩父兄之誨諭而復待他人之教哉如猶有待於人之教之者則必不能世其家者也應良之於儒世其家而有餘矧其二父之初皆自教官升侍從其家之風範固有可跡而踵也應良豈終於為教官哉余故為道其家世之美使之有所感發而踵夫二父之跡焉若其斆學之事非不之告蓋不必告也

送鄭教諭開寧之海門序

學校育才之地也凡朝廷之公卿百執事與夫方岳之牧伯郡縣之守令天子所與共理天下者率於學校取之其不由學校而特起者百不一二焉才之取於學校者如此其重而育之者顧可輕耶蓋凡為教官者所以育才之任也五經四子羣史百氏之書所以育才之具也必其學乎是而後克以教乎是不徒言辭之為教而必躬履以教焉非夫學與行偉然可以師表於人者固不易為也然而庠序之師其秩不過中士之列祿薄地

散處之有司之下每事掣制而於所任又未必擇乎學行之人其間茍焉度日倚席不講者固不少矣而其稍自振者又或不樂居此亟求他途以儌進取坐席未暖而已有去之之心奚暇施教耶惟志道之士而後樂之以求無負焉耳然豈多得哉惟其人之不多得故雖屢更法以督之而卒未見其效也烏虖學校之益微而育才之道日以𢿱有由然矣鄭開寧秉彝台黄巖之士也嘗從今考功員外李茂宏先生學以太學上舍選為河

內儒學教諭丁內艱服闋起復而來得調揚之海門比行茂宏為之請言余初不識秉彝之為人然茂宏余之素所知重所謂學與行偉然可以為師表於人者也雖其不為教官而在考功權衡人物發於論議為士流之所矜式秉彝為之門人其豈無所授哉茂宏於人尤慎許可而特稱秉彝之學行可取然則余於秉彝有不待識之而知其為良教官矣故舉此以告之使知其職之重且難而勉之也

邵仲仁哀辭

崇蘭之芳兮烈火爇之瓊樹之華兮飄風折之嘘嗟若人兮迺類於兹才之良兮行之慤胡獨蹇兮命不淑既逖譴之非辜兮又夭閼以弗禄彼福善而禍淫兮實天之所司羌顛倒之靡常兮有非余之可知惟妻貞兮子孝終無汙兮有耀亂於暫而定於久兮吾乃今信夫天道歸金馬兮滇之陽悲旅殯兮非故鄉巫陽去矣孰爲招兮魂蕭索兮之何方嘅余心兮好德緬懷賢兮何極

渺萬里兮天南睇暮雲兮太息

陳氏雙節堂銘有序

黄陂簿陳致和余吴中姻舊也嘗請余為銘其所謂雙節之堂余未有以復也致和屢以書來趣之余乃次第其言而著之銘致和之言曰莬曾祖諱巳久祖諱思曾祖母祖母皆孫氏曾祖母生右族習内儀父母以鍾愛故館甥於家得吾曾祖焉不幸而曾祖蚤世吾祖方在襁褓曾祖母年方盛而值世否家乇躬勞辟事織紝以

育吾祖及長為之擇婦得吾祖母焉不幸而吾祖又蚤世吾先考曁叔父皆稺祖母秉義守禮一效曽祖母之為曽祖母泣且歎曰吾不幸夙喪所天新婦又不幸如吾然吾不辱吾夫新婦亦不辱吾子真吾婦矣婦姑相依茹苦飲毒志節皎然陳氏之祀所以弗絶者二母之力也然曽祖母之節既荷朝廷之旌表矣而祖母之節猶未著焉惟鄉里之人知之咸謂我陳氏為雙節之門故吾兄弟用是揭於中堂願為之銘示子孫以弗忘也

嗟乎自世教之微仗節守義丈夫猶或難之况婦人哉夫詩十三國風以貞節見者獨一衛共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貞節見者獨一宋伯姬况於今之世哉陳氏一門一時乃有節婦兩人斯豈易得乎余忝職史事於天下之人節義所當書者皆得書之若兩節婦事固當特筆聯書者於致和之請可以不復耶然予之銘豈特為陳氏一家著哉所以為天下勸也其辭曰

於戲臣不二君婦不二夫懿兹天常終古罔渝奈何叔世風

漓俗媮偭正綱邪知而弗由相彼蜂蟻亦循其義相彼雎鳩亦别以摯蠢爾禽蟲匪人之流人之不如禽蟲之羞千百其人一二則無盛哉陳氏有此婦姑緇塵之涅皎廼雙玉風草之靡挺廼雙竹姑事上聞錫之旌門婦雖弗被名則並存豈伊陳氏一家之光風教攸繫實在鄉邦翼翼斯堂嘉名載揭偉矣雙節百世有烈

慈節堂銘

浙江都司都指揮蕭華構堂以奉其母太夫人顏曰慈

節請予為銘其楣葢蕭之先將軍某以忠勇歿王事太
夫人當盛年誓不再醮冒難服勞育華襁褓之中以底
成立節而克終慈而能教有古貞淑之風焉予與華舊
欽其母氏之賢遂為之銘云
維天生人肇之綱常有分有義各有攸行毋之於慈婦
之於節茲惟厥衷烏可有缺明者循之實維當然彼昬
罔覺迺違其天猗歟蕭氏有此賢母越彼流俗卓然自
守良人糾糾歿於王事號天矢言有死無二莫潔匪玉

莫堅匪金維堅且潔夫人之心孰與為類杞梁之妻所不即死有子可依既克以鞠亦克以教曰武曰文曰忠曰孝子今長矣名與位隆承家奉國惟母之功我銘其堂爰表淑德尚畀後人毋婦之式

陳介菴誄

故古田學諭介菴先生陳孝原甫卒後之十年其冢子潛江令敏政奏治京師因求發潛德於詞林諸君子表以文輓以詩纂十餘篇矣而予敏政氏之友也以介菴

之行有可誄者遂為之誄云

嗟孝原甫生乎今學乎古言有章行有度不為富卒以窶不求進卒退處兩校書石渠署雖小試非大遇守一官老庠序人不堪已則豫曰有命我何與嗟孝原甫身之窮道乃裕位之微名乃著有述于先有遺於後嗟孝原甫於斯奚負我思古人惟曾展季存也三黜没師百世衆人莫知孔孟實予既稱其和亦美其介嗟孝原甫葢希惠者生以介名死亦介謚官雖弗及私也可議撲

德惟稱厥匪虚舉徐子詠之徵彼來裔

送錢季學赴大寧都司序

姑蘇錢君季學居太學上舍有年矣比以善書書誥勑於中秘用其勞擢為大寧都司副斷事行之日蘇人之仕於朝者相與祖餞之而推余為之言予於季學忝有親姻之好義當有贈不得辭也惟夫天下之事任莫重於兵刑兵也國命之所繫焉刑也民命之所繫焉斯二者自古之所慎也國朝之置都司所以總一道之兵為

國扞圉其將佐之任必其人之材武克濟者而後畀之固不輕矣然兵之所聚刑亦麗之其必有爭訟焉有逋誅焉有斬斷焉推而讞之必欲得其情而不寃有非軍將之所能也此斷事之官所繇設歟蓋其官僅六品而權行於一方辜斯罰之主率不得私以宥寃斯伸之主率不得私以抑故官得其人則一方之兵無寃者不幸而或非其人則其所失豈小哉太祖初置是官時有能勝其任而致聲者輙拔擢之登廟廊方岳往往有其人

焉方今朝廷之法制具在無所改於其舊也至其黜陟之有異者顧其人之才否何如耳季學才敏而智周其於是官固優為之然亦不可不慎也其有官始乎此其志之行始乎此其功名之立始乎此季學其可不慎而勉之乎今日之行予之期望於季學者逺矣是以道其職事規之而不頌季學尚有味乎予之言哉

段瓛母施氏輓詩序

段生瓛予表兄惟益之子也方童年而有成人之風其

母氏之卒也執喪能致哀毁鄉之長者咸歎異焉暨瓛自吳奉書至京師告余曰瓛不幸蚤喪慈母永終罔恃何痛如之惟先母之善之淑而歿不得壽此親姻族黨所共嗟嘆以傷之者恨瓛愚弱不克樹立以顯揚於所生輙嘗泣血請諸薦紳先生為之輓詩庶以著先母之德而少抒區區烏鳥之情亦既裒輯於册矣惟夫子於段氏親且舊且垂愛於不肖序乎篇什之首必須夫子一言敢稽顙再拜以請予惟古之送塟者必歌以相之

於是乎有輓詩盖以相夫輓喪者云耳後世乃為詞以
哀亡者非也哀之尚可而追頌其平生之德尤非也頌
於丈夫尚可而於女婦不益非乎夫女婦之行修乎閨
門之内生不外聞歿不外訃禮則然也而奚庸夫詩詩
之不庸又奚庸夫序雖然禮原乎義義原乎情情順者
義存焉義宜者禮存焉故君子之論事禮或無之則視
其義與情可也今世之人壯年而童心者不少矣彼於
父母之喪漠然不戚徒餙其身而弗思遺親以令名若

是者其於瓛何如哉瓛固幼弱之子也率心而行無所矯飾居喪而致哀毀斯已難矣方且切切求顯夫母氏之德其孝情真至固有以感人之言者又烏得深非而堅拒之耶諸君子之為之詩而不辭者其意亦出於此也歟然則予雖為序其詩亦不為過矣瓛母氏施故處士志學女也其在室以孝得於父母既嫁以敬得於舅姑以順得於其夫惟益之孝友而有聞者蓋多其助則瓛之幼而知孝者固亦有所自也施出五子瓛其長云

施宗銘輓詩序

余友施槃宗銘以正統己未進士第一人為翰林修撰一年而卒於官自朝之元老大臣以曁館閣同寅諸君子咸弔哭臨其喪既而又相與為詩以寓哀輓之意蓋重斯文之義也余於宗銘同鄉郡且知之深實哀宗銘之尤者乃為次序其詩標為一册歸之施氏因灑泣而言曰嗚呼宗銘其其可哀也夫天何與之以其才而不使之宏其用豐之以其名而嗇之以其壽耶嗚呼宗銘其

可哀也夫方宗銘之及第也年才二十三耳盖前是之為狀元無若此少者人固已異之而宗銘又有俊爽之資溫恭之度柔行而巽入由是元老大臣咸驩然相接納而愛之重之而與進之而以逺大期之朝野之人見其然無問識不識亦皆翕然稱譽之以為董賈之復生也雖宗銘亦以是自喜鋭然於進取因執贄少保石首先生之門而講學焉其志之所圖亦逺矣豈意其一旦遘疾而遂不起耶嗚呼宗銘其可哀也夫雖然宗銘之

所得亦已多矣今夫天下豪傑之士豈少哉彼其摧厄困頓白首窮經曾不獲策名天府而沾一命或屢失而始得焉又且蹭蹬仕途略無知已欲求如宗銘之遇何可冀也豈其才之盡不及宗銘歟是盖有命焉宗銘自成童而始學學不及十年而一舉為狀元豈人力哉吾以是知宗銘之所以遇於是天於是者皆天也亦復何哀乎顧吾之所為念夫宗銘者獨以其徒有此遇而文章事業不少槩見於世泯焉與不遇者等耳此余之所

以雖欲已於哀而不能不為之哀者也

題胡宗伯所著武進學記後

守令興學職也學敝而弗修則失職修之僅得不失職耳又何以為功而書之以為勸哉雖然今之失職而不知者多矣惟其失職者之多而其不失職者因得以為功而可以書之以為勸也教諭陶圭氏持胡宗伯所著朱縣尹重修武進學記請題故云云

賀楊都督進秩序

正統四年庚申之秋游擊將軍鎮朔右叅將萬全都司都指揮使楊公洪奉勑率師追捕降卒之叛逃者師甫出會諜報烏闌哈達等五百餘騎窺邊公因縱兵急擊破之生擒其長三人并獲其鎧仗馬駞以還獻俘京師上嘉其功遣使齎勑往勞進秩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加賜白金百兩綵幣六端而進遷其將佐凡從戰之士皆與有賞焉於是其麾下懷來衛指揮使易正等來請言以為公賀余辭焉正復請曰公起行間取將帥屢獲戰

功威振北陲積勞多矣不獨此捷也今而有是命豈惟公榮舉軍實與不有稱述抑何以彰明天子之寵賚而為公為舉軍勸哉余韙其言而諾之惟邊塞之防自古所慎而西北尤重蓋西北風氣剛勁其人之為邊患特異他族故必資良將之略以制之古之有能制之者縣頗妝而下可數也我國家自高皇帝混一以來罔不率服天下乂安為日久矣今皇上方切切以邊備為務委任將臣録功宥過有踰前代此實聖明保邦制治安不

忘危之至意也公幸際遇才與時逢其能奮立功名追蹤古之良將固其宜也抑余聞之善守邊者不以一勝爲功而以久安爲計不爲小利之規而惟大策之務公果以古之良將自期待則其志盖將掃清沙漠以取封爵銘鼎彛書竹帛而後已今日之事殆未足爲公賀也固有大此者在焉惟公勉之而成余之言則善矣因書此畀正歸以獻之

如意堂記

如意堂者吳儒杜子用嘉奉母之堂也葢杜子迺生而喪父其母顧氏寡居守志手箴黹機杼以鞠育而資之學杜子之克以成立率由其教也及杜子之作斯堂也庭有嘉草生焉其花迎夏至而開及冬至而斂其莖葉青青貫四時而不凋也杜子之母每愛而翫焉曰之草也幽芳而含貞殆如吾意也於是杜子喜曰吾奉吾母懼無以如其意而之草也如之吾母之言吾可以不承哉乃以名夫草也又因以命其堂而賦之三吳士大夫

凡與杜子游者咸相與和焉以傳於人人東海徐生聞而歎曰杜子之母其知盡母婦之道矣而杜子亦可謂能子也婦以不二其天為貞母以能教其子為慈子以敬承親志為孝其母子能是是足書矣抑予聞之凡人之觸於物而有感者必以其類非夫動乎物也亦其志有在焉耳故勁草之感忠臣烏烏之感孝子烈風之感義士皆志與物類者也惟夫婦人亦然若衛共姜之賦柏舟寡陶嬰之歌黄鵠其貞順純一之志往往託物而

見焉今杜母之愛夫草也其志亦猶是已夫其花之於夏至而開者順陰道也於冬至而斂者避陽道也其莖葉貫四時而不凋者秉貞德也處陰道而順以貞實節婦之類焉且不生於他所而特生於其庭為尤異矣意者天其以旌夫母氏之節也歟天既旌之人有不旌之乎其將至矣歲戊午冬十二月己巳朝廷果下詔旌其門云

贈醫士孫氏父子詩序

醫之為術術之仁者也非有好仁之心者不克以為之故學醫而無好仁之心則雖精如和緩亦技而已耳君子鄙之不足以為良也茍有好仁之心其術不至則必不敢以施施之則必不敢不盡術之至而施之盡其於醫之道也幾幾矣古之以醫名世者豈獨其術之異於人哉彼其施治於當時固已有所濟矣又恐其濟之不能博而及後世也則以其秘方要訣而著之書畀人人得以施之而濟生焉然則今之醫其不若古之醫者豈

獨無其術哉方其學之之日而已有利之之心及術稍精輙自貴重而艱其施一方一訣祕之終身惟恐他人之得之也有世世祕之以自封者焉其存心之厚薄何如也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夫惟好仁而後能有恒也故君子之論醫既求其術而又求其心烏虖士之為醫亦難矣鄉人孫思敬氏以醫鳴於時其術蓋得之張冲虛冲虛之治疾幾於神醫思敬學之既盡其能而存心尤厚視人之疾猶已之疾必瘉乃已而報不

報不計也其子淑善又克肖之人以方徐之才許智藏父子焉思敬徵赴太醫叔善從之居無幾而其父子之名隱然聞都下吏科給事中郭君孟潤之內子疽生於首幾殆者數矣叔善治之良瘉報之以金幣弗受孟潤於是會大夫士之與交游者賦詩贈焉而屬余為之序引余因嘉孫氏父子之為庶幾得醫之心者因孟潤之請遂以語之茍能用是而加勉焉豈惟其術之進又將進乎德矣

送太學生丁振詩序

錢唐丁生以歲貢上於朝既試藝中式例入南都國子監肄業將行其鄉友祠部郎中潘君進學率所交游賦詩餞之而囑余為之序凡士之為學固將以行之也然必學之至而後行之至苟不致力於學而徒急於行則失其本矣君子弗為也生之居乎庠序有年矣其於學亦必有所造詣矣今焉充貢而入於太學太學者天下英才之所聚也而同其教者又皆老師宿儒之深於學

者也天下英才之所與游老師宿儒之所訓迪然則其於學也寧有不進者乎且太學之造士非徒以講肄而已也固將試之政事焉即此而升則仕矣仕則登乎臺省列乎郎署與夫方州之上佐幕府之元僚由是累而為公卿牧伯者比比有焉然則其用而行之也亦大矣用之大而學不充猶涉巨川而舟楫不任吾未見其能濟也生其勉之哉余與生初不相識也然於斯文之分則均之為友况以進學之請耶故用是語之

題武侯像并出師表

右諸葛武侯像及出師二表武昌陳謙之筆也謙故嘗從事元戎幕府筆此盖將有獻而以請題余覧之竊有感焉夫武侯之才之學之名節之功業儒先君子之所論賛天下學者之所飫聞而熟談故今之世家傳其像人誦其言其為希慕侯者亦盛矣然余獨怪夫所以為希慕者徒能傳侯之像而已誦侯之言而已及求其有能如侯之才之學之名節之功業者卒未之見焉何也

意者無侯君臣之遇將相之位歟彼窮而在下者固可以是自誘矣然余見其有侯之遇有侯之位而求其才其學其名節其功業如侯者亦未之見焉又何也豈古今之人固有不相及者歟武侯生漢之季世其去管樂之時猶今之去武侯之時也然侯初以管樂自期卒考其所為乃軼管樂而過之駸駸與伊呂方駕然則果何古今人之不相及哉余因以知今世之人希慕侯而卒弗如者獨無其心耳使真有其心則可以有其才與學

則有其名節有其功業是亦武侯而已矣雖然豈惟希武侯者當然於凡古之聖賢皆然也因譙之請姑為題此若其畫法之精書法之妙觀者自能得之兹不及論

故翰林編修林君行狀

君諱補字廷翊姓林氏其先世自莆田徙永嘉故今為永嘉人曾大父以安大父性父誨皆以行義重於其鄉母劉氏君生而秀敏甫成童即知嚮學下筆為文輒能動人稍長游郡庠從教授倪先生學通蔡氏書潛思博

論窮極要領先生大器之曰是生必為後來之儁也宣德丙午領浙江鄉薦庚戌會試於禮部中甲科遂登進士第先帝時方嚮意文學用永樂初故事選庶吉士入內閣讀書召是科進士九十七人試齊宮得君與薩琦等七人癸丑冬復合前後科進士百二十人試文淵閣得徐珵等十三人并別選尹昌等六人蕭鎡等二人足二十八人之數號二十八宿時御文華親命題考試之所以激勵期待之甚至恩意優渥歆動朝野士林榮之

乙卯春今上皇帝即位有白金之賜秋八月辛酉授君翰林編修與修宣宗皇帝實録時君已嬰疾卧家不能就職九月癸未遂卒年三十有八娶金氏紀善原祺之女子男一人曰嗣方在襁褓君為人温文謹愿居家孝弟遜於鄉黨信於朋友尤喜誘掖後進吳人盛氏子琦補京學生嘗從君受經琦家貧甚無以自資君輙分槖中金以周之琦遂以卒業第為校官衆以是稱君之仁然君之家亦貧父母且老君日夜力學兾得禄以為養

及為庶吉士自以際遇非常益自刻勵圖以報稱上之德意而成已之志薦紳知君者亦皆以遠大期之不意其止於此也卒之日自二三大臣以曁館閣同列之士莫不為之悼惜焉嗚呼君之學可謂成矣其行可謂修矣其名與位亦且顯矣而卒以不壽凡君之所抱負與人之期待君者百不償一而今已矣其可哀也哉其可哀也哉正統元年春三月從子毅奉君柩歸葬於鄉予前與君同在內閣讀書粗知君之行事遂為之狀畀毅

持以請銘於當世大手筆以為君不朽之圖焉謹狀

武功集卷三